



天順日錄卷之一

國朝典故五十二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得事當時王振擅有致土水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衰及景泰滯蕩無度
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歡忻鼓舞及石亨張軌輩竊弄威福又人
失望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禎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亨輩遂謂
賢與有禎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擅有致三字作擅權
致有

人人失望當脫一人字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禎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為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電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將賢等降除叅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大木俱折水電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賢弄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為功曰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禎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

有妄言今與有禎全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翱

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等攪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諛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可柰何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接殷勤之歡或有宣召公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惟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不

弄當作等

曰當作日

全當作全為同字

廟當作朝

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
恩所知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八
九在廟文武之士踈者雖正以為邪其趨媚親附者雖
邪以為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為何物惟利是尚歎其
不敗難矣

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片去惟徐有禎等三
人衆論謂賢宣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
即固辭曰不可時賢為吏部左侍郎亨即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翱上疏自陳已
許之矣亨見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

無老成人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
此重任亨曰事已成矣為之奈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
言於

上曰李某以翱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歎
賢入閣翱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是沮賢曰
所以留之者非為公計為朝廷慮也已而賢為石亨輩
嫉而黜為福建叅政

上召翱曰李某非其罪不可釋去翱曰既不去福建令往
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為吏部左侍郎翱不得已從之翱之歎

三人當脫一存字或在字
宣當作宜

賢遠去者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徐有禎以迎立有
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為衆論所推入閣與有禎同事
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逢之難助有禎展盡底
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
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
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
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
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
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慙懼已而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實
意有禎與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
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其不平每訐
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日內閣專權欲除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禎與賢于獄是日晚雷雹大
作兩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
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兵威
虜復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于亨亦謂有
禎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莫不失望

言路從此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禎佛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為可臣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為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於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禎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禎退而不樂賢曰先生悞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為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事出于己古

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于己也後

上亦覺有禎之非嘗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禎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山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沮其所事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卑辯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門明白已而進收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草字誤或當係詳字

審字等

推問問誤作門

收當作狀

兩行皆應到底
恩當作思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全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為回護
賢曰陛下所慮極是回果無實狀曷遂致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
風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為何物賢深憂之思
息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
止奔競以正士習都御史缺員有行賄于權貴之門者
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
曰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
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慊輿論

天順初

上以邸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
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
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
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如賢曰如此誠便
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府字下脫何字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
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
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
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自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
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篆七
國之物不足為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費賞賜以與之賢曰聖

與當作興

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與兵先遣通事
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
往見孛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為梗得孛
來保送使臣而回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
方趨侍不然只在閣內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
不往

上久而覺之且厭石亨輩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
無事亦報入見一日

上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其餘總兵等官無
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順門閤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

擅進

上意謂賢當來賢亦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

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

者耶用之不應者即不行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

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歆報無由可徵前代尊上徽號

何如賢頓首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

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

九十兄弟五人長廕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

爵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凡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為

太后之心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此者授其子弟官

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

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

不能救今吾聞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為侯者與政

不審太后知乎

即當作即

諄當作醇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

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人諄謹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

禮部請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

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

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

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太甲

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諧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

法任意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

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為且率易為善

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明哲如此

四月中

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

肆貪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更變

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為朕舉進才能者

周誥諸篇下當有脫文
二二日

任意下當脫寫字

點畫下當脫不字

昇當作昂

白圭上當脫政字

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處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日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布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得圭適以考績至京即

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為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

上為其弟乞息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貴反乞息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亨鄉里囑留京
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
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
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賢曰以
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
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觀當作觀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禮部郎中李如託釋子屬權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對曰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對曰此公論也

與當作與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與論大愜
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贓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齋宿來予
朝房內議當此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之惟都御
史兩人中擇一人焉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事平易亨
尚猶豫會尚書王翱議翱為工部尚書趙榮賢以為不

兵當作共

泊當作泊

壓當作厭

老當作者

可翺意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避嫌賢甚不然云此
議對越天地鬼神務出至公翺與亨謝而從之一日
上召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上以為然賢請勅廷臣兵舉堪任者若高于昂當用之不
然方用昂泊僉議亦以昂遂除兵部尚書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賢商
議可否且壓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于靜中召賢
嘆曰為之奈何賢曰唯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
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則悅不從便佛然見於辭色

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老且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
若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自以為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

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即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曰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下當有惡字
上復位句當勇起
即賢當作賢即

曰當作白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敕軍衛有司供給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關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姪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論文武百官及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百

百當作有

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不聽二字當屬前條從當作從

不聽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從多濫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數萬上召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流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煩予代草章即

因議事三字當衍文

流當作淹

亦當作亦

日上之數日不報蓋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果何如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

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者

陛下此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賚勅書束帛造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即謂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冬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冬當作東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召至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許之次

上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授官職初不對賢促

其對良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

以此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犬吠亦

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為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論薦蒙

授字上當脫不字

闕字或闕字之誤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
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
又痰作二日泊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實不
堪職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朝廷
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
文幣四表裹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
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大重以伊傳之禮

傳當作傳

聘之却以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
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成權輿之意今必欲如

成當作仍

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
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
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以答朝廷至意間曰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授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
秋涼歆歸亦不因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

因當作固

賢諭以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
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為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
見所以人感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為之解云待此

感當作咸

衰當作哀

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衰之徒孜孜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貧夫廉懦夫有立志此舉庶幾能之

賢偶因右脚踏下為手所傷復入湯氣遂至發腫五月二十九日早不能趨朝

上即問之左右以疾對即遣太監裴富齎瓶酒來視疾六月一日復遣富同太監安寧齎銀五十兩來視又命太醫劉禮調治四日復遣太監牛玉頌禮來視六日再遣玉來每來必以政事數十條叅定七日趨朝入謝上甚悅且云先生尚宜將息不可多行勤也

勤當作動

處士吳與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留京兩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訐衷曲乞回賢謂若肯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輔導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留可以開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最精

窮字或土或下當脫一字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披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或

披當作彼

忘况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萬幾之下令與弼從新

此字下當脫時字

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治

剖字下當脫折字

身心以贊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
賜與為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
送歸再與勅書令有司供月糧米以贍終身賢即拜賀
云此舉實帝王盛德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
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
息而去

天順日錄之之二

國朝典故五十三

上留心政務漸覺招權納賄在左右者之非厭其所為能
不能驅遣嘗於靜中屏其人告賢曰為之柰何賢謂人
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覺彼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
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為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

天拜 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
有可擬送去先生處叅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
更望

陛下再加叅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

上之字當作卷
能字當作街

上深以為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賢又曰亦不比送與閣下者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闕大臣者則召而放問高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午初復省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母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

不皆然今

陛下敬

天敬

祖宗孝母后親覽政務則修德勤政之

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聖如金石可以馴至夫

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怠而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

泰時在南京天順改元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所獻賜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右亟歛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息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免其罪對意亦不行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奸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開此類在彼住定以為樂土多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初取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賢曰達甚

錦衣衛官校差去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曰從容言于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衛官校是也一出于外如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事重不遣賢頓首曰幸甚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叅將曹廣兵部以為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上曰聞飛非統御方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柰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曰歆夜出問賢可以勛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須代但
祖訓以為不可

上曰今復當自待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歆效天地壇為
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不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晚間
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是 上一日言宦官將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

人朕初復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及立東宮
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逸選

上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 上歆隱之及朕曰

太后方知其離問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
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二年冬鶴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

遣人訪之既許其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臣以為獵所獲者遣人頌進

上果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類候其至各杖而點之

冬十一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極言下精之弊時徃徃差錦衣衛官校出外提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狼虎所過無虛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畧達此情右貴近所屬因而譖毀謂

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聽之從而見踈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說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逐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弊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前蓋 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沮之莫不怨恨乘隙排謗時刑部尚書缺人已取山東布政陸瑜即乘此駕說瑜用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為瑜至必不用又謂石總兵以達於

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

上召賢議之仍以瑜為尚書群小愕然衆斃方息

上初雖聽譖怒言錦衣衛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過於賢所言者召其指揮者戒之曰自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由是收斂不敢縱意求索人或為賢危之曰先生招怒如此柰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亂先是安遠侯柳溥在涼州任虜寇搶掠不敢出兵監察御史劉睿奏其畏怯以致所損指揮

上怒其所言且曰與賊對敵安能不損使將校聞此言不解體欲置之罪賢對曰御史是耳目所見當言用其是舍其非不宜見譴

上乃止終不以為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護白秀才且曰如某御史多言便以為當說瀆後代還竟下獄尋亦悔悟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已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至

上召賢曰溥為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馳遊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收如此莊涼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况無功戴罪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懼而退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群臣於奉天殿

上顧謂賢曰節固當晏不惜所費但計性畜甚衆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体之行初下在此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下缺云

景泰不豫文臣武群臣不過俟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惜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爲功

殺生文于謙等再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軌

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萬復位之

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

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

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亦息易置文武大

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

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

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克惡謀鎮大同邀人奏

保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

皆快已而罪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

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屬受禍甚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太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神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虜鎮大同誠爲可惧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何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辦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點相之社稷錦遠端兆於此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仇告害由肅然不犯

上召賢謂曰黜陟之點亦當舉行賢曰此

祖宗舊制即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翱及予三人侍宴以勵其衆輿論權然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晷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其名重畝任以戶部尚書

上問賢以為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未見其人及銓至京命賢觀之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副都御史年當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為然不意左右不悅當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賢以為實然一日

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如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為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為宜

內官庫官奏今歲用計之不數年而盡於是勅戶部議款以蘇公家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

上召賢曰曰國家錢糧出自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款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

聖慮因論雲南各處土人有歲辦金銀遂以令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後不足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維宗因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有首其子弟家人冒報者亦二十餘人其奏亂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革去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廢全息義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

太后必盡革去雖侯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

上天資美武盜明習政務天下奏贖一一親覽或有毫末
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出至公

上知其無私委任益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召問其可否
或遣中官來問務得其當然後行是以政事無大差失
法度振舉人心驚惧平昔縱放者莫不收斂其中官惟
一二耆舊特加重焉其餘雖一時寵眷至厚且有失即
置于法畧下賤借用是不敢肆然法司奏石亨等冒報

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賢曰問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
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歎自首猶豫不決若朝
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
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
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
驚惧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
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彪者
上召賢曰群臣當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旨意乃劾
論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
大臣司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
皆息交通之弊遂止石亨不獄死法司請痊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
欲裊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
豈可視後况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
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知此事亨輩何足情
不審置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悞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
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
謀者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撓擾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臣耆舊
依然在職豈有殺顛降出之事致于天象群小之計無

所施矣招權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
國家大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允信

上曰然

天順初以迎駕為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
靡然從風奔走其門唯恐或後以財實先投者先得美
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以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
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
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者如蠅

聚腥爭歆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
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競
之風一變而為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顧上之人
力行如何耳天下氣候關於朝廷驗之果然景泰時不
孝於親不敬其兄不睦其室而朝廷之上怨恨憂鬱之
氣充滿是以六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於上氣
乖於下一年甚一年自天順初

上復位之後敬天尊祖孝親睦族宮室之中有恩以相愛
有禮以相接歲時調和年穀屢豐海內之民無飢寒流
離之苦由是觀之朝廷氣和天下店和朝廷之氣乖天

下亦幸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之言信不誣也

耿九疇軒輓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初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衆時取其行之高於人泊洪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之罪反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九及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召用意賢竊慮彼時臺憲本無罪被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朝政之失幸而召用以見朝廷悟亨之非所係不小未幾

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日遂其優閑可也初軒輓在刑部數月因疾懇乞致仕還家後每念輓之為人亦不易得賢曰二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缺人理之論及往能理此事者莫如輓遂為左都御史委任之未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欲其優閑而遽亡邪尋以左都御史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西尼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

司依其所行不敢辦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辦
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辦其
枉者可也

天順日錄卷之三

國朝典五十四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淹沒時

上意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因召問畢從容言曰
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嘗見此百姓不能活
上曰為之柰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息

上曰何如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草

上曰固可但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旨意與戶部行於
天下賢曰如此尤善於是今彼災州縣申報巡撫巡按
官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已而天下
奏水災者無虛者通政司對無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賢多言取愆賢
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和

景恭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
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歎殺考官朝廷不從乃已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怒考官有鼓其說者謂
賢有第讓不中亦怒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顛倒
宜其正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
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第讓亦不
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
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群議方息不然
歎訴考官者尤中衆賢謂舉子曰若爾所作文字有底
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爾文字可取而不中乃
命也不知安命可為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
助此舉子及見此事發赧然而愧矣

四年秋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
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
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炮火徹于京師人
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走如此乃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亭

上方欲命總兵者議會兵部奏欲遣將京師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從勞人馬駐關之說可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鴈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遂勅復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

上意初不欲雖免強而從終不悅後見此虜復來如以為然人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此於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疎遠不可顧也

四年秋

上召賢與王翱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侍郎卿等可擇人用之賢謂副都御史白珪可為兵部侍郎其湖廣巡撫亦暫設耳

上以為然翱曰南京戶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上亦以為然諒至適戶部亦缺人因

上召言及諒賢以為拾正缺而他轉班序反出其下莫若就命以戶部

上以為然命下與論亦愜翱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自南京府戶陞此職錢穀之事久經心矣賢非時自定蓋亦素聞衆論耳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不行救護

上召賢日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筭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即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况尚書王翱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翱訪其得人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於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為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巡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禎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
軌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賢與翱曰
聖恩所施最當即傳旨下戶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

上召賢曰大理寺是審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元至為
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特辦
須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與吏部尚書王翱議
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見于

文華殿

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翱以賓對遂用之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
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
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辦理賢曰若旨意
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辦理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柰何且軍俸一季闕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雖與戶部議一日

上召賢曰同吏部戶部兵部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奉來朝廷復命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慎密之賢言因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事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覓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官軍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除焉之

自天順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皆貴人民艱難至五年尤甚深憂之六月終因陝西涼州莊浪一帶虜寇侵犯圍困城堡日久不退及遣將官仇廉頌兵自蘭縣過

與莊浪合兵又被虜賊截路殺退虜益猖獗過河搶掠羊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勦殺於是
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為總兵官京
師出軍一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賢因此事與會
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翱及馬昂四人言於

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况又起兵宜寬恤以蘇民

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允之太監牛玉亦聞下情如此力贊
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最若於民者悉皆停止內官吉
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擅作威
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

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
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去俱革
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駕為功貪吝富
貴一家第致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瀆貨無厭

上初不得而已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輒懷
異志今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思之人謀為不軌會兵
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
七月二十早亂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
內為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即時報於內禁門不開
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逮景宅前遇梟方

出斬其首碎其屍蓋杲亦吉祥所忌之人後朝廷委任
行事且行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各
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
安門予四鼓至朝房間捨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
房間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
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
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背曹欽適至
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每恐叱退持刀者且
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逆杲譖毀反欲
相害提杲頭予示曰誠為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
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我
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
筆寫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
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予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
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
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叢而圍之
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
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
誅之予慮其脅徒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宜
聖旨脅徒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

之息一切不急之務悉皆亭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
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
不早覺各門不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
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實
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美權恨御史楊瑄攻其家人侵占
民田謂賢與徐有禎主使被其誣害言官方欲劾其不
法亨先知之即言御史聽有禎主使排陷大臣遂將都
御史耿九疇等置于獄十三道掌道御史盡置于法從
此言路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志
肆行無忌想繼及逆賢因言于

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敢進言有諛
敢見之鼓誹謗之水者或道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
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賞勞之陞用以勸其
言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欠
朝政之闕失天下生民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皆
是有益於國家之事于己無益也不但無益於己又恐
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于此故惓惓求言
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己務欲塞之
以肆其非為莫敢誰何由是覆宗絕嗣而不悞也

上曰吉祥石亨張軌楊善實塞之今宜速開可於詔書內
列之賢曰此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於是言路方開
都御史寇深被賊害之

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賢曰宜命六部共舉既而
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

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復詢
六部皆曰但以其曾居此職遂老成不知其所為如
此誠不可

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

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從衆論

上召王翱等詢之皆曰可遂陞石都御史

八月十六日

上勅吏部曰學士李賢為賊所傷乃能力疾 事忠勤可

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勅奉行賢即具本亂免

上曰官以酌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奉命所辭不允明日
上召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
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
得已受之容來必曰僉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士望

尤未滿也予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兼美秩不思所幹之事稱否若能盡職務雖不兼官亦有光不然雖兼十官亦非美祇取士林之機誚也且景泰間任其自擇好官兼之累至官太子太保一陞十員名爵之濫至于如此不三數年革之一空能免誅請以補去官者而三人耳韓子所謂必有天殃者也士大夫宜以此為戒不可貪一時之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

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穀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禮監奏一本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入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

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鍾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母后方用輦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變賢曰此好時正好玩味况聖賢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泰全然不改理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何如不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高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藩羌民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勦殺然三司官統領兵額頑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慮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之又湖廣總兵

兼統貴州九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政事多耽誤未便上曰然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郎易之令各鎮守地方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暑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不曾近火亦不投暖耳稍用雙目即熱賢曰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被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上顧問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矣

時翱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翱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然曰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

亂臣賊子當兵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
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成功如此
存心行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
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河
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因極予謂兵出在外可暫不可
久暫則為莊久則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
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

困已極若不稱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
加逃竄糧草極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得耕種明
年之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留在彼處使民得乘
閒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
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
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為充當

上以為疑意謂虜寇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兵部尚書
來閣下議卒從予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上起身
召禮部尚書石瑄等疾出班趨走欵上右階鴻臚寺呼

上方轉回御道跪承

旨與勅書選妃事

上下金臺即召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為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遂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睿可以代之賢曰衆睿者成人此職亦宜賢報瑁疏乞致仕瑁速上陳

上見瑁疏意却不忍曰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賢等言石瑁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睿不可動也

上復令王傳旨睿歷任三年又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已而命下士論瑁之求退美睿之當陞若非先報瑁亦不知

上意不悅必不求退

上怒未可測及上疏求退而

上意遂解士林且以瑁能見機而作無貪位慕祿之心聲價倍增於前日蓋亦不虞之譽之

天順日錄卷之四

國朝典故五十五

學者於聖賢之道貴乎知而能行今之士誰不讀書講明之功或有之身體力行百無一二要之講明者亦粗通文義未能真知其理望其能行難矣哉

宋朝理學最優於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倡起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為務觀其諸先生書問往來論辦不已若渠不留心寧有此今則借為出身之階一得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於聖賢立身行己法度茫不在意視理學不知為何物也可勝嘆哉

嘗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之使然也今則革之蓋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意雖不博雅可也誠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吳草廬得弟子如虞伯生而不能傳其道其究安在非草廬不悉其傳也意伯生初遊其門已無求道之志不過欲正其文詞而已不然以伯生之質果能刮去詞章之習一力從事道學豈不得哉顧乃耽於詞章觀其作詩不下萬餘首宜不及於道學也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總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某嘗欲遊以官鞅弗果斯人跡于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

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避之

切見今之士大夫聞喪且用求討輓詩數月延緩衰戚之情甚畧

當道者宜用人之長今有以謀畧薦者見其人以勢位臨之畧而不接曰予既知之矣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予謂如此為

國家計固踈矣其自為計亦未為得也何則古之宰相惟不自用而各盡人之所長也而事就成功宰相獨收其名向也所長之人不預焉唐之房社是已今慮不及此必謂天下之人無踰於己者嗚呼何見之晚也昔者周

公之聖天下之士豈復有過之反之者觀其吐哺握髮之心蓋周公未嘗自以為能必謂天下之士高于己者多矣今無周公之聖而謂天下之士無踰于己者可發一嘆

今之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位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為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

之做求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
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為
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同年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叅議不以為美謂此
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
位不足公論以為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
公論以為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愈
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高
於才也士在學時坐誦書史有志聖賢之道者甚衆且
曰窮經將以致用異日臨政當如此設施做事業當如
此立身行己一旦出身而授之以職惑亂於利害隨時
上下任其天資而行之無復留心於向日所窮之經不
知為何物也

戶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
鞮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鞮甚急在右請罪咲曰
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
敢泣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總一遇也在吏部時
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汚吏驚懼即肉袒以候
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汚吏猶懼莫測明日
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精微文

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
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正統初有
詔凡事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
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
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其日中官某以幾事來
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
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太后之世然後專初

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
罷去革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民
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
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罷劉觀逐黜貪淫御史
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
其手來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唯佐正色立朝元勳
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污無度佐切齒欲除之
累置之法為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初
以風疾乞歸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忌而

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都御史陳智偏急躁暴捷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頰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楫不如意便行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錯剔指甲失墜于地怒其錯不得已而啓坐自拾錯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捷之或諫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捷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

既消觀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禮部尚書胡燦量亦寬若有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石首楊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能繼

又

上命回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用荅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蓋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

刻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孫弘之阿曲人以胡儼為知人後胡儼歷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既而儼以病免

仁宣以來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士論兩高之

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大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

等書必有辨說呼朱景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辨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臯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

相叅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
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既斷之後便無冤
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也豈不謬哉如此
辦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
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

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政朔時賓貢而已
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
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比二諫得罪泊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叛息如縉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
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紛飭太平氣象未必可久官
滿年六十有五即抗章致仕于今果驗蓋智者嘗見于
未然弘茂有焉為人恬淡少許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
心勝故未至卿佐區區尤加敬焉為序以贈其去至今
不忘也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萬計饋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歛之貧之之不堪者甚為所逼於是鄧茂七聚衆為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自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驚畏凶狼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折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滄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又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過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愆日報數十次己巳秋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寵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駕不可出白于家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托營方一鼓即虛驚衆以為不祥明

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兩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畧陣明日當過鷄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碎而碎其首於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問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遍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

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達日雷雨滿營過宣府寇追至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無謀冒入鷄兒嶺胡寇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已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極拙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鬪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

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園之利未有成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况

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英國公張輔為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曰於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天倚以下為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勲戚文武貴

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振專權視勲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輔而不敢慢乃戒子姪敬於輔之昆弟輔既衰老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沒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為人寡言咲膂力過人重章縫之為本朝武臣之冠

老泉論漢高帝命平勃斬噲一事謂帝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但欲除呂氏之黨亦未必然戚夫人寵冠後宮又生子如意豈尋常比邪雖以呂氏結髮之妻亦由此見疎以太子正名東宮尚欲易之夫帝之寵愛戚氏如意如虎之乳子犯之者立見壑粉今乃聞噲黨於呂氏欲候其宴駕盡誅戚氏如意之屬宜乎發怒而立欲

斬噲當時若聞呂氏太子有此謀恐亦不能保也况樊噲乎帝崩戚氏母子竟遭呂氏之毒吾知高帝之同不能瞑于地下矣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棄城走者權臣挾

天子親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始懼旋師至木會兵將無鬪志人馬飢困虜衆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乘輿羈于

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寧賴今

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

太上皇人心始安然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黠慧者由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於此因問向日土木

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荅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虞兵陟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為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訥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今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雖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鷄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文闊著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於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躡若做太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擦上毒藥排放四層候馬來齊放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諸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荅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

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閑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警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
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
回人所為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竟做課程若
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都御史說的皆
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
曰官人為北方大將軍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
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膽
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
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軍回
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
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
堯舜一般有知院顏伯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
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
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若
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只等好

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
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日都御小坐

上皇曰大師着坐對日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美
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支明日
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駕啓也先率衆頭目
羅拜而別伯顏帖木一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
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
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而獲獵射獲一獐
求獻受而去駕入闕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
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
可遏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于言詞應對不窮有以
竦動觀聽陰折凶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
豫遲留以索利於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普若宋數帝陷入者迎之

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古今人所見亦有畧同者予嘗疑天以為有極不知極外
又是如何以為無極凡物豈有無盡之理曾質疑於薛
瑄先生以為不必疑也但曰聖賢云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予又謂彼以理之無形者言此以氣之有形者言薛
仍以爲不必疑及見朱子語畧云其六七歲已憂此事
至今未見如何可見其疑終不釋也且天一日運轉一
遭豈有無邊際俱轉之理必有限也既曰有限不知限
外又是何物雖再有百千萬億箇天也無了期誠不可
知而可疑也予嘗又移穆姜言隋之四德時孔子未生
而孔子又言為乾之四德可疑又嘗見漢儒上疏每引
易語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易經中無
此語可疑又嘗見左氏言絳縣老歷甲子有亥字之義
不能解及看劉元城語錄乃見前輩亦嘗致疑留意於
此四德知非孔子語於正其本數句知為古大傳之言
於亥字之義推之甚明白由此觀之學者讀書不可草

草



明鈔本清宗室盛
弟子鄒道沂校

